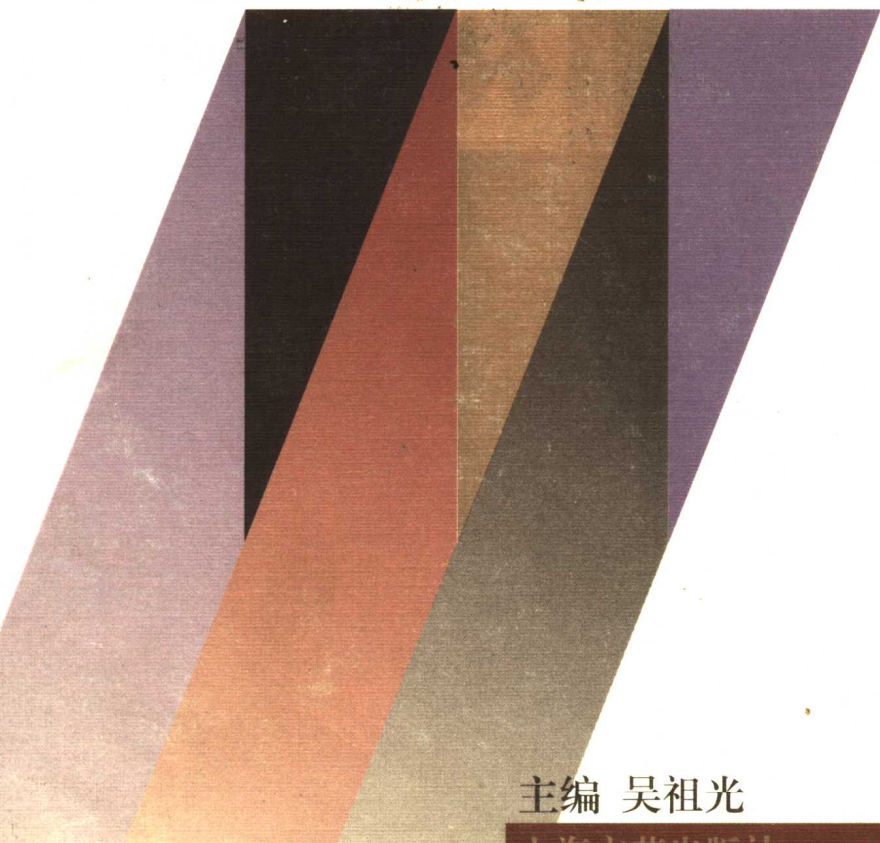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49-1976 第十集 戏剧卷 2



主编 吴祖光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49—1976

第十六集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 1949—1976

In 20 volumes

VOLUME III: DRAMAS—Part II

Editor-In-Chief: Wu Zhuguang

Deputy Editor-In-Chief: Ding Luonan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

Shanghai, China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49—1976

第十六集 戏剧卷二

主编 吴祖光 副主编 丁罗男

编辑：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发行（上海绍兴路74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上海中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6 插页 6 字数 720,000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21-1515-1/I·1203

定价：40.00元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赵家璧 丁景唐

主 编 江曾培

副主编 郝铭鉴

编 委 左 泥 邢庆祥 江曾培

郑 锺* 郑宗培 郝铭鉴

(按姓氏笔画为序,*为本卷执行编委)

本卷责任编辑 陆稼林

封 面 设 计 袁银昌

版 式 设 计 蒋福海

目 录

话 剧

- 赫哲人的婚礼(两章八回剧) 乌·白辛 (3)
- 霓虹灯下的哨兵(《南京路进行曲》之一,九场剧)
..... 沈西蒙 漠 雁 吕兴臣集体创作 沈西蒙执笔 (102)
- 年青的一代(四幕剧) 陈 耘 (178)
- 红鼻子(四幕剧) 姚一苇 (245)

歌 剧

- 江姐(七场剧·据小说《红岩》改编) 阎 肃 (327)

戏 曲

- 祥林嫂(十幕越剧·据小说《祝福》改编) 鲁 迅原著 (391)

袁雪芬 吴 琛 庄 志 张桂凤改编

- 十五贯(八场昆曲传统剧目) 原著: 朱素臣 (442)

整理小组: 黄 源 郑伯永 陈 思

周传瑛 王传淞 朱国梁

周传铮 龚祥甫 张 炯

包传铎 张风云 李永圻

项金根 俞金荣

执 笔: 陈 思

朝阳沟(六场豫剧) 杨兰春 (490)

海瑞罢官(九场京剧历史剧) 吴 晗 (547)

春草闯堂(八场莆剧喜剧) (591)

改编: 陈仁鉴 柯如宽 执笔: 陈仁鉴

三打陶三春(六场京剧) 吴祖光 (646)

芦荡火种(十一场沪剧) (687)

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集体创作 文 牧执笔

红灯记(十一场京剧) 翁偶虹 阿 甲改编 (773)

跋 丁罗男 (821)

话 剧

赫哲人的婚礼

(两章八回剧)

乌·白辛

赫哲族没有文字，只有一种口头文学叫做“伊玛堪”，由唱伊玛堪的人祖辈相传。伊玛堪的特点是用句句有韵的朗诵和咏唱，歌颂英雄人物、叙述神话故事，有时也可以即兴的抒发歌者的胸怀。

本剧即按伊玛堪之体裁来划分章节。也采取它“回叙”、“对比”等特点，做故事情节的穿插、安排。

- 人物** 古驼力——唱伊玛堪的人。
联 珠——汉族人老陈的女儿。
铁 树——垂死的人。
毕克依斯加
金 星
喜 凤——毕克依斯加的女儿。
老 陈——与赫哲人居住在一起的汉族人。
德 胜——毕克依斯加的二儿子。
包 桔——垂死的新郎。
库尔卡玛——垂死的新娘。
莎哈林·阔里——铁树留下的孤儿。

群众甲、乙、丙(皆为男子)、丁(女)。

许望云——抗联游击队的指导员。

乌哈力——金星的父亲。

金 兰——金星的姐姐。

忠 胜——毕克依斯加的大儿子，金兰的丈夫。

乞勒儿——特务。

乌定克——乌哈力的高祖，民族英雄。

阿尔姑尼亚——乌定克的情人。

伊拉布——古驼力的高祖，唱伊玛堪的人。

克翁克——族长。

姚不兴阿——叛徒。

渔人们、猎人们、妇女们。

清将及兵丁

男女社员们

〔幕前曲：

赫尼娜，赫尼娜，

赫拉那尼，赫拉……

寒霜压草，盼春风，

入笼的巧鸟，盼腾空；

鱼卧沙滩，盼流水，

赫哲的人民，盼重生。

赫尼娜，赫尼娜，

赫尼，赫尼娜……

第 一 章

一九五九年。

黑龙江上的秋天。

〔幕启。

悠悠江水，大雁南飞。

疏星点点，晨光熹微。

〔江边远处有人喊：“开船哪！”一个女人清脆地应了声：“克！”

〔一只小船，像离弦的弩箭，乘风破浪，逆流而上。（跑圆场）

〔唱伊玛堪的人——古驼力，头戴卷边圆顶鱼皮帽，帽子上斜插一支洁白的大雁翎毛；全身金翅金鳞，穿一件前后开叉的鱼皮大哈，镶着海水江牙；肩上搭个双龙戏水的鱼皮搭子，足下登一双软底鱼皮靴子站在船头。看年纪六十上下，须发皆白，神采奕奕。他侧身远望，活像挺立巉岩上的一株苍劲的古松。
〔联珠，是个年轻的媳妇，她是在赫哲人堆里长大的汉族人，穿一套短大襟、肥裤角的花布裤褂。底襟、裤角上却绣着赫哲人的花纹。中等身材，大豹子眼睛，双眼皮，天生一张能说会道的薄嘴唇，是个出名热心肠的巧媳妇，她熟练地站在后艄上掌着舵。

古驼力 啊哪①！起五更，盼天明。

啊哪！拔锚，开桨，盼刮风！北风扬起帆，东风鼓满篷；

啊哪！乘风破浪……

联珠 啊哪！破浪乘风……

古驼力 啊哪！张开翅膀飞向北京城！

啊哪，好风呵，好风，可惜船走得太慢哪！

联珠 你船上看船，船不走；

古驼力 只见两岸青山顺水流！

联珠 船走得不慢！

古驼力 是我探望毛主席的心太急呀！

联珠 古驼力叔叔，你的搭子里前边装的？

① “啊哪”用在伊玛堪的开头，犹如戏曲里的叫板。但在每个完整的句子前面，也都要加上“啊哪”，这个“啊哪”就是给予唱伊玛堪的人一个沉吟、思索的过程。

古驼力 随身衣物!

联珠 后边带的?

古驼力 干粮、咸鱼!

联珠 (忽地掉转船头)哎呀,快快回去!

古驼力 啊唧!(成为习惯的口头语)联珠,叔叔心急似箭,你不快快乘风而上,为什么又顺流而去?!

联珠 古驼力叔叔,你真够粗心,也太大意!

古驼力 孩子,我哪点粗心?又什么地方大意?

联珠 探望毛主席,要按赫哲人的规矩……

古驼力 我身上穿的,头上戴的,哪一件不是遵照赫哲人的规矩?

联珠 可是你的礼物呢?古驼力叔叔,你就空着手去探望毛主席?

古驼力 你说的是礼物?!(大笑)快快掉转船头!献给毛主席的礼物,就装在叔叔的心里!

联珠 叔叔,你心里装的什么礼物?

古驼力 叔叔编了一段伊玛堪,要把赫哲人的伊玛堪唱给毛主席听!

联珠 (掉回船头)这段伊玛堪叫做什么名字?

古驼力 赫哲人的婚礼!

联珠 这段伊玛堪从何处开头,到何处落底?

古驼力 从地狱开头,唱到天堂落底;从清朝开头,唱到眼下落底!

联珠 是从部落开头,唱到社会主义落底!

古驼力 对!

联珠 这段伊玛堪要有多长?

古驼力 头在北京,尾在黑龙江!

联珠 那得唱三天两后晌!

古驼力 无话就短,有话就长,伊玛堪就有这个巧妙的地方。

联珠 献给毛主席的伊玛堪可不比平常……

古驼力 是呵,不比平常!

联珠 你这么大年纪,虽说唱了一辈子,可万一在哪段词上浅住,扣不上韵,拉不开桨,那就莫如多溜几遍,长了剪剪,短了添上,到那时

你往毛主席面前躬身一站，要唱就唱得动听，要唱就唱得响亮，你要唱出地狱里的辛酸，才能显出天堂的明亮！

古驼力 对！孩子，我要唱，我要把伊玛堪唱得像奔流直下、珠浪滚滚的黑龙江！我要一路走，一路唱；我要从黑龙江上唱到万里长城；我要从万里长城直唱到我一心“够奔”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居住的地方！

联珠 古驼力叔叔，好哇，你一路走一路唱，唱到北京，毛主席他老人家居住的地方！

古驼力 （兴奋地唱起来）

赫尼娜^①，赫尼娜，
赫拉那尼，赫拉……
啊唧！蓝蓝的乌苏里，
金色的松花江，
滚滚的黑龙江混成三色的大鱼仓！

联珠 克^②！

古驼力 啊唧！

（唱）那像彩虹一样美丽的三江，
那像聚宝盆一样广阔的鱼仓，
你是赫哲人的家，
生长我们的亲爱的故乡！

联珠 克！

古驼力 啊唧，三江！

（唱）你可曾记得当年，
赫哲人

① “赫尼娜”是赫哲人一句万应的歌词，它像一条能够自由伸缩的小龙，随意你把它安放到任何一个曲调里。它有无穷的变化，可以代替千言万语。

② 唱伊玛堪的人，每朗诵一段，在场听的人都要应一声“克”。“克”有“好”、“对”、“是”的意思。

赤手空拳,抗拒杀人的魔王!

联珠 克!

古驼力 啊啾!

日本鬼子放火烧了我们的船!

日本鬼子扯碎我们的网!

他怕赫哲人跟苏联通气,

他怕抗联游击队跟我们把线搭上,

因此才用刺刀逼着我们离开你的身旁!

联珠 克!

古驼力 啊啾!自从日本鬼子把我们囚禁在老山老峪里的漂筏甸子上,那獐狍不走、天鹅不落的死囚的墓场,你的子孙便一天天的衰败、灭亡!

联珠 克!

古驼力 啊啾,魔鬼在四周布下天罗地网,就是一棵人芽,也休想逃出那地狱的围墙!

联珠 克!

古驼力 啊啾,魔鬼把我们赫哲人,在漂筏甸子上分成三个部落;吃的是冬青,啃的是树皮,出一楂天花,接一楂瘟疫;人,不如一棵蒿草,一窝子一窝子的死,一死一窝子!

联珠 克!

古驼力 啊啾,我们赫哲人拢到一堆,糟践得不到五百人了,可是鬼子还是贼心不死,他们用上最后一着绝户计,把毒药下在给赫哲人吃的橡子面里!啊啾,万恶的魔鬼要用烈性毒药,使我们这个民族在祖国失踪,在世界上绝迹!

联珠 赫尼娜,赫尼,

赫尼娜,赫尼,

赫尼,赫尼娜,……

古驼力 (唱)当仇恨塞满了我的心窝,
我的伊玛堪唱的不是喜歌;

我的伊玛堪是愤怒的暴风，

我的伊玛堪是复仇的烈火！

赫尼娜，赫拉，

赫拉，赫尼娜……

〔舞台转暗。〕

〔古驼力的歌声继续。〕

古驼力 （唱）啊唧，听吧，我的伊玛堪，

随着我的歌声去看看当年！

啊唧，听吧，我的伊玛堪，

我的故事会轻轻地把地狱挪到你的面前！

〔舞台复明，化为完达山里的沼泽地带，被敌伪合并的赫哲人的部落。〕

〔这是一九四四年的秋天。〕

古驼力的声音 啊唧，听吧，我的伊玛堪哪，我的伊玛堪……

〔西风萧飒，黄叶飘零。〕

〔一池秋水闪着粼粼的水光。〕

〔微风里，有一支芦管吹着汉族人的小调。垂死的人——铁树，他一手拎着铁锹，一手提个鸟笼，笼中的百灵鸟正愉快地唱着，活蹦乱跳地转着。他垂着头，默默地顺着池沼的边缘向前走。他蓬头垢面，面色如土，穿一套硬邦邦的破碎的鱼皮裤褂，弓肩缩背。当他拄着锹在池边站住，活像一棵弯曲的枯柳。他迟钝地探着身子，要在水边照照自己的影子，当他不能再怀疑水里的影子不是自己时，便茫然地呆住。他摸着塌陷的眼窝，裸露的颧骨，想哭却没有泪。〕

铁树 （自言自语地）呵，橡子面把我变成鬼，变成骷髅！（撂下锹，跪在地上，打开鸟笼子。百灵鸟钻出笼子，在他面前蹦了几蹦，展开翅儿飞了）飞吧，高高的飞吧！如果你有灵性，你飞在天上，替我，替我们赫哲人大叫三声：有毒！有毒！橡子面里有毒呵！

〔鸟儿在空中叫着。〕

铁树 飞吧,飞吧!我们一家老的、少的,加上没降生的,能活着的,只有你呀,我心爱的百灵鸟!飞吧,活着飞吧,活着……

〔芦苇中传来一阵斧头敲打木板的声音。〕

铁树 哦,钉棺材!这是谁给谁钉棺材?(缓缓地站起来,声音嘶哑地喊着)这是谁给谁钉棺材?

〔古驼力从芦苇中划着一只崭新的小船,应声而出。〕

古驼力 不是钉棺材,我新排了一只船。

铁树 (敬佩地)呀,好心机,古驼力兄弟。我赞成你!可惜,晚了……

古驼力 不晚,临死也要点三把火,拿出赫哲人的本事!

铁树 好!兄弟,你排的新船,可不知道有什么忌讳?!

古驼力 百无禁忌!

铁树 那你就靠过来,趁哥哥我有口气,我也要像百灵鸟一样在水上打个旋儿,飞一阵。

古驼力 (把船靠岸)铁树哥哥,你可要当心在意!

铁树 (跨上船,接过桨,轻轻一点,把小船撑出去)哥哥是船上的老把式!

古驼力 名不虚传的好把式!

〔跑圆场。〕

铁树 嘿,又离旱沿了!

古驼力 哈,又漂起来了!

铁树 风吹水面千层浪,

古驼力 上船活像到家乡!

铁树 乌苏里,松嘎路(即松花江),

古驼力 我的家,是三江相会的黑龙江!

〔两个人仰天凄惨地大笑。〕

铁树 (凄惻地哼着)赫尼娜,赫尼娜,赫尼娜,赫尼娜……

古驼力 (拔下头上的翎毛)啊啾,

那美丽的三江,

是养育我的“姻缘”(即母亲);

你是赫哲人的家，
我的亲爱的故乡！

铁树 克！

古驼力 啊，三江！果真，我们的船只就要在蒿草中糟朽吗？注定，
我们的白骨就要成为阴森黑夜里的磷光？

铁树 克！

古驼力 啊，三江！你告诉我，修米日克神他在何处酣睡？为何听不见他霹雷、震怒、锋利的剑火，撕碎乌云横扫大地？

啊，我问你，能喷火的凶虎，能衔风飞行的金钱豹呢？为什么
不咆哮、怒吼，驱散妖魔，依任赫哲人的子孙奄奄待毙？

铁树 呵！（激怒地嘶叫着）霹雷闪电一齐来吧！（他一阵头昏目眩，晃
了两晃险些摔倒）

古驼力 （过去扶住铁树）铁树！铁树！

铁树 我快了……

〔古驼力沉默地把雁翎插在头上，老哥俩依偎着，轻轻地哼着
“赫尼娜”，有无限的留恋。〕

〔毕克依斯加——他生得獐头鼠目，不断地抽着鼻子到处嗅着，
总似乎嗅到了哪里在炖肉。他一手倒背着握柄斧子，一手习惯地哆哩哆嗦抓搦着，似乎随时随地可以抄点什么。他“罗锅”着腰，探着头，两条细长的腿像灰鹤，抬得高、落得慢，悄悄地在岸上走着。一对贪婪的绿豆眼盯住古驼力新排的船，咽着涎水，恨不得把它一口吞了……〕

毕克依斯加 （旁白）吓，到底把船排上了，多好的木头，正好是一副料子！（向古驼力）哎，古驼力，你好把式，好手艺，赫哲人排船你是百里挑一！

古驼力 （哈哈地）承谢了！

毕克依斯加 来，往沿上靠靠，我上去！

古驼力 干什么？

毕克依斯加 唉，多少年没捞着船了，我掇两下！